



# 朱颜辞镜花辞树

◎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初2019级学生 宋晨曦

“告别”是一个后知后觉的词。

刚从初中毕业时的我满面春风地走出学校的大门，和那些也许往后余生再也不能遇见的人——云淡风轻地致意——带着灿烂而又近乎解脱的笑容，与大门背后的一草一木告别。而夏日的阳光又总是配合我把故事的结局写成“自由”“光明”“远大的前程”等等，以掩去离别的伤感和惜别时的依恋。我天真地以为这就是他们口中“沉重”的“告别”，比想象中更洒脱，坦率。我以为我会永远和那个午后一样，目标坚定，望向远方，我以为我的热泪只会为“伟大”流下。

大概一定要等到秋天。我才会知道故事就算有了结局，却还有尾声。

我的尾声写在红墙外满地的梧桐叶下。

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朋友在学校外陌生的街头游荡。古朴，孤独，沉默，不解风情的红墙，灯光昏黄的小店，憔悴不堪的落叶——和初中时四季绽放的七里香相比，这里的确算得上是秋意浓重。

凉风习习，一首有关怀念和忧愁的夏日终曲即将响起。“告别”这个词总是在这种时令里才重新被赋予最本真的意义。

我在新生活 and 旧时代的交错点上读到故事的尾声——是一首抛开碌碌红尘才能发现的小诗，还是一帧青春扉页之下的插画？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。只记得在那个无声的窗前夜色里，我独坐在灯前。

城市中心的车水马龙，火树银花永远不眠，我忆起曾经在城市边缘仅有的繁华——只有踮起脚尖才可以揽入目光。是否明日清晨的阳光会和那里一样带着玻璃的质感？是否骑着单车载风而过的他们还穿着熟悉的校服？是否升旗仪式会上响起久违的入场音乐？……所有的所有，都让我认识到，“告别”无比困难。我翻山越岭越过身后的山谷，做好了准备去面对前方的一切崎岖、急流和险滩，却在某一瞬间拜倒在如烟往事面前。

如果要回到那天去和他们真切地告别一次，我想我会告别我深红色的跑道，告别我“风景独好”的窗边，告别我或虚度或丰盈的年华……

悬念式的开篇，既让人思考，又极大地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
典型的鲁迅式表达，言简而意丰。

从告别到送别，从虔诚到浩劫，从诸神黄昏到平行宇宙，从曹操到柳永，作者对“别”的阐述与理解逐渐深入，素材的自然与丰厚也丰盈了文章的中心。

作者将眼前的秋景与回忆中的一连串情景结合起来，让心中有关告别的杂感既形象又有足够的依托。

“告别”这样一个后知后觉的词，我却总是在它身上寄托了太多朴素却无法实现的愿望。

“送别”是另一种仪式，它短暂，绚丽，稍纵即逝，却可以一瞬间就使我热泪盈眶。

送别是一群人的“虔诚”。

世界杯期间看到最多的词条是“诸神黄昏”。无数人的英雄从各自的山巅走下，褪去这些年来的无限风光、灿烂辉煌，把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”还给他们身后正待群星闪耀的天幕。山脚下和当年一样人声鼎沸，只不过这一次镜头开始微颤，身后的绿茵场第一次作了虚化的处理。我第一时间想起曹操《龟虽寿》里的名句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。谁又留得住岁月呢？我们别无选择，送别是人间面对传奇迟暮时最温柔的回应。

送别还是一个人的浩劫。

这可以是一场渺小的浩劫，波澜不惊，像柳永的“暮霭沉沉”“千里烟波”。我一生都追不上行色匆匆的他们，只能在个人命运的视角里单方面地目送所有路过的人。

这可以是一场宏大的浩劫，大到有关生离死别和天各一方。

我听过太多以灾难、病痛为背景的爱情故事。“生死”是一个太过浩瀚的定义，人们却总是用故事把它描述得清淡，浪漫。即将离开的人总是含泪微笑，劝留下的人好好地生活——“送别”不是把你我一起拽向深渊，而是各自踏上一条意义非凡的道路。我一直没有来由地相信平行宇宙的存在，在平行时空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个自己？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

这人间有太多的元素——我来不及写下一首辞别的诗赋，他们就已经远去。

评语

本文以“别”串联全篇，所有的素材、画面、联想、引用都承载了作者对“别”的真切体会与深刻感悟。作者诗意的语言表达、精当的勾连想象，让严肃而冷漠的“告别”与“送别”充满了哲思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李玉辉)

